

✧人物剪影

我与孩子一起“高考”

谢丽英

今年高考前夕,作为一名电力人,我和往年一样,为高考保电工作穿梭奔忙在各个考点。校园的警戒线已经拉好,祝福的横幅已经挂在空中,置身在这样的场景里,不由想起那年我与孩子一起“高考”的事。

那时高考,只有两天时间。但这短短两天,我却感觉仿佛两个世纪般漫长。

我的孩子不是特别聪慧,但为人诚实、低调、善良。我常常安慰自己,孩子确实不够出色和优秀,那就让他承欢膝下吧。可真正到了高考这一天,我的心还是没理由地紧张而慌乱。第一天,淅淅沥沥下起了小雨。早上,我极力压制住内心的慌乱,执意送他到校门口。校门口警戒线外,人头攒动,聚集了送考的家长。尽管大家都面带微笑,但那笑容背后,或多或少隐藏着纠结和期待。回来的途中,雨似乎也感受到了这无形的紧张,下得更大了些。

中午,我匆匆从单位赶回家,为孩子准备了一桌丰盛的午餐。等待是如此漫长,每一秒都像一个世纪。终于,门开了,儿子回来了,一脸的凝重。他打开电视,里面正在直播省城考场的情况,记者们逮着走出考场的孩子问东问西。我屏住呼吸,不敢多问,只能偷偷地观察着他的脸色,忐忑不安。他似乎看穿了我的心思,主动开口,聊起了语文考试。最后,他长舒一口气,说这次作文,他感觉应该还算写得不错。我听了,心里像注入了一缕阳光,揪着

的心暂时放了下来。

下午,考完数学回来,儿子把准考证和身份证往桌子上一扔,万分沮丧地说:“这次数学考惨了。”听到这一句,我的心开始怦怦直跳。孩子的数学一直是强项,我还一直寄希望他在数学上拉点分。他难过地说,考数学的时候不知怎么回事,突然头冒冷汗,人像要晕倒了一样,后面至少有三四十分的题目都是胡乱写上去的。在我的鼓励和安慰下,他的心情慢慢平复下来。晚上,我陪着他散步回来,他照旧坐在自己的房间里,埋头做着习题。

第二天,天开始放晴。和昨天一样,我把儿子送到学校后,急匆匆地赶到单位开会。会议一结束,便迫不及待地赶回了家。刚做好饭菜,儿子就回来了。他照例把东西一放,这次他不再如往日那样不悲不喜了,而是气喘吁吁,大声嚷嚷着:只有去复读了,理综考得一塌糊涂。那一刻,我的心,像被一只无形的大手狠狠地揪住,疼得无法呼吸。我强忍着泪水,满脸堆笑,轻声地劝慰他,希望他不要把这样的心情带到下一场考试。

下午,我照例把他送到校门口。看着他走进考场,我的眼泪再也忍不住流了下来。来到办公室里,我瘫坐在椅子上,头脑里一片空白……也不知道过了多久,还是闹钟把我唤醒,4点半了,儿子5点就考完。我一脚轻一脚重地赶回了家,每一步都像踩在棉花上,虚浮无力。没多久,儿

子也回来了,满不在乎,自言自语道:复读也没有意义了,随便找个学校读算了。我轻轻一笑,试图用轻松的语调化解他的沮丧:“你怎么知道就是这个结果了?你是想给妈妈一个意外的惊喜吧?就像小时候,你总是喜欢把好吃的藏起来,然后突然拿出来,让我开心一下。”儿子也不和我多说,难得不耐烦地拿起钥匙就往出走,说晚上和同学们看电影,会很晚才回来。

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门口,我的心,也跟着飘走了。这时,好友发来问候的信息,说孩子们压抑了这么久,出去放松一下也是人之常情,我们也是从年少青春时走过来的,应该理解。是啊,青春不就是一场张扬的绽放吗?想到此,心一下豁然开来。

那场“高考”,就像一面镜子,照见了我心里的焦虑和不安,也照见了我对儿子的爱和期盼。其实,人生最大的挑战不是高考。未来的路还很漫长,我们应保持清醒和从容,在风雨中找到内心的平静和力量。

(谢丽英,供职于国网新邵县供电公司)

双清
SHUANGQING



古城水韵

雷洪波
摄

学画往事

林日新

我8岁那年,学校里来了位瘦高的美术老师。他脸色苍白,留着浓黑的八字须。我心里怯怯的,经常远远躲着不敢靠近他。

一次体育课,我信步闲逛,走着走着就来到了一间教室旁。里边,这位新老师正在上课。只见他拈起一支白粉笔,在黑板上轻轻一抹,一缕白云便如轻纱般飘浮起来;手腕向后微移,几笔“人”字排开,竟勾勒出鹰击长空的气势。接着,一支绿粉笔落下,云下瞬间铺展出一片油润的草地。他再换上橙色的粉笔,点、弯、折,一头橙黄健硕的黄牛便跃然“草”上。最后,黄粉笔一圈,白粉笔一点,牛背上便坐了一个憨态可掬的牧童!几天前,爷爷扶着我骑上老牛背的场景猛地浮现。那牧童,可不就是我吗?“哇。”一声惊叹脱口而出,引来满堂哄笑。我羞红了脸跑开,心却牢牢钉在了那方黑板前。

放学后,我鬼使神差地绕到他房前。他正为一位女老师画像。一支普通的铅笔在他指间如有了生命,刷刷几笔,纸上便浮现出女老师的轮廓;再轻涂几下,一条乌黑的长辫,几绺俏皮的刘海,便栩栩如生地“长”了出来!我屏住呼吸,悄悄凑近,眼睛眨也不眨,凝心那支笔,定是马良失落的神笔。

“小朋友,想学画画?”他忽然抬头,温和地问。我用力点头,脸

颊发烫。他看我痴迷地盯着他手中的笔,便笑着说:“喏,这叫素描笔,笔芯粗些,颜色也浓。”说着,竟将手中那半截宝贝塞进我手心,自己另取了一支新的。

这半截笔成了我的至宝。一有空闲,我就用白纸蒙着书上的图画,一笔一划地描摹。之后,我成了他小屋的常客,看他画画,一坐就是半晌。周末,我漫山遍野地捉蚱蜢、罩草蛉、粘蝴蝶,献宝一般捧去给他做标本。有时,干脆躺在山坡的草坪上,做他的素描或水彩模特。在他身边,我贪婪地记下那些色彩的秘密口诀:“红靠黄,亮晃晃;要想精,加点青。红要红得鲜,绿要绿得娇,白要白得净……”这些口诀,连同画笔的沙沙声,以及颜料混合的气息,编织成我童年最绚烂的梦。

我抢着帮他挤颜料、调色、递笔、洗笔、晾笔……小学四年级到毕业,我竟两度在县里捧回绘画比赛一等奖的奖状。毕业时,我明明考上了县中学,却执拗地不肯去——只为能继续追随这位老师学画。父亲一时不解,以为我只是恋家,气得骂我:“没出息!围着鸡

笼打圈圈,能出得了湖?”我沉默不语。好在学业根基扎实,初一期中,我竟考了全校第一。父亲恍然,带着几分得意:“哦!你是‘宁做鸡头,不当凤尾’!”我嘴角牵动,却笑不出来。课业之外,我所有的心神都扑在了画上:看他画,借画册,攒钱买颜料和素描笔……画笔在手,世界便有了光。

家里兄弟姊妹多,我是长子。父亲的期望沉甸甸:考上中专,早日工作,分担家计。他格外看重我的成绩,容不得我半点“分心”。在他固执的信念里,“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画画?他勉强允诺:“玩玩可以,成绩必须全校前三!”

初二,物理课压上肩头,课业陡增。可我对画笔的痴迷,已深入骨髓。期中考试,我破天荒地跌出了前五。父亲的警告像冰雹砸下:“收心!下次不进前三,看我不把你那些画笔扔了!”恐慌攫住了我。为了守护那方小小的彩色天地,我开始躲进小书房,在素描本和水彩纸上倾注所有隐秘的快乐与挣扎……

期末,当我终于放下画笔扑向课本时,那份曾经的得心应手已悄然溜走。成绩单上,第十名的数字刺得眼睛生疼——远低于父亲定下的目标,离那屈指可数的中专名额更是遥不可及。

父亲那点残存的容忍彻底熄灭。他冲进书房,一把抓起我心爱的画笔、颜料、画稿,狠狠摔在门外。火光骤然腾起!跳动的烈焰贪婪地吞噬着那些线条、色彩和所有无言的憧憬。我僵立在旁,全身如同被架在火上炙烤,心在无声地泣血:“爸啊……您烧掉的哪里是废纸?那是您儿子……正做着的一个活生生的梦啊!”

初三,美术老师回了省城。他寄来的绘画书籍,成了我灰暗日子里唯一的微光,后被父亲一一截留,再未到我手中。整整一年,画笔尘封。心头的火种被强行摁灭,成绩竟也如父亲所愿,一步步攀升。毕业考试,我终以全校第一的成绩,被省银行学校录取。

三十多年后,我见到了名动全国的恩师。谈起那段我学画的往事,他眼中泛起浑浊的泪光,良久,发出一声沉重的叹息。

(林日新,武冈市作协副主席)

关心下一代
教育好孩子
邵阳
有
奖
征
文
邵阳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协办

古韵轩

水调歌头·洞口文昌塔

(外一首)
王 翔

小城百年古,秀姿入画图。回龙洲头葱翠,掩映文塔矗。更有翔鹤翩翩,川晴好浣白羽,振翅起鸿图。塔顶可折桂,书香通云路。

双龙嬉,宝塔静,江水流。长虹高架,万年波涛成坦途。百代传颂芳华,千里仰瞻文脉,心路有归途。愿君重芳姿,永镇楚境殊。

浪淘沙·雪峰山

柱立天地间,英伟无限,湘楚脊梁壮无言。万峰千壑千古绵,秘由谁传?
家山爱无限,拔地撑天,南国神龙脉永延。潇湘灵秀天下甲,鹰翔长天!
(王翔,任职于洞口县公路建设养护中心)

昆仑山赞

(外一首)
姚首阳

万山之祖巍峨立,千水源头裔雪陈。返璞归真滋道场,超凡脱俗酿贞仁。冰川漂砾如棱角,冻土流浆似唾津。石破天惊神话诞,云遮雾罩玉峰轮。中华龙脉擎雄壮,文化传承世代珍。

德行天下技滋身

多彩人生凭实力,真诚正直守恒规。孝忠礼义须牢记,兄弟乡邻勿质疑。耕读持家廉洁奉,宽容养性傲狂衰。善根坚守慈悲念,品德优良后辈师。
(姚首阳,曾任邵阳市第十届、第十一届政协委员)

忆 父 亲

简方杰

一
肩挑日月踏霜尘,茧手扶犁留岁痕。风雨一蓑遮稚子,稻梁半世济寒门。脊梁扛鼎家山固,雪鬓融春父爱温。莫道严辞无软语,心灯暗照远行人。

二
青衫旧卷案前灯,戒尺犹藏教子声。墨点人生标正道,言传孝悌立规程。椿庭影瘦书承重,雁路云高目送征。长恨春晖随鹤远,徒留檐滴到天明。
(简方杰,邵阳县人,湖南省诗词协会会员)

✧精神家园

观 影 记

彭秀平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我和村里同龄的伙伴们一样,最爱的就是看电影。

那时,村里一般一个月会放映一场电影。放映电影的当天上午,就会有公社的放映员在村里的小学门口和村口的显眼处贴上红色的海报。海报上写有影片的名字及内容简介,还有水彩绘的画。每到这时,村里的伙伴们就欢呼雀跃,没等太阳落山就急地把牛赶了回去,晚饭也顾不上吃,扛着板凳一路小跑来到学校的操场里,抢占正中的位置把凳摆好。此时,村里还没电视,通上电也还是近几年的事,而且常常停电。伙伴们心里总是暗暗担心,害怕电影放着放着就停电了。因为村里放电影时曾几次发生这样的事,大家坐在操场里干着急,苦苦等候电的到来,有时十分钟,有时半小时……

小孩酷爱电影,大人们也一样。村里有六个小组,分布在不同的方位,有远有近,很不集中,最远的地方离放映地几乎有3里地。没有月亮的夜晚,大人们往往肩扛板凳手执火把,纷纷来到学校操场。电影散场后,远远看去,摇着火把走在小道上的人们就像一条游动的长龙,煞是好看!有时,大人们三五成群喜

笑颜开地到邻近的村里去看电影,却把小孩关在家里让爷爷奶奶们照看。放牛时,伙伴们提起这事就很生气。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商议怎样去对付大人们。大伙决定在他们走后也偷偷地跟着去看,不见他们的面,去时在大人后面,回来时在大人们之前回来,绝不让他们知道这事。

那时的农村大都是木楼,往往是四排三间二层。第一层要高一点,也只有三米几的样子。贴着正屋两边一般都有杂屋,一边用来作灶屋,另一边作猪栏牛栏。伙伴们商议,等大人们走后,就假装上楼休息骗过爷爷奶奶,然后打开二楼靠边的房门,顺着牛栏屋爬下来,悄悄地到村头的大树下集合。回来时又从牛栏屋爬上楼,不要发出响声,做到神不知鬼不觉。这样,整整半年,我们成功地瞒住了所有大人。不过,最后我们还是被大人发现了,除了一番训斥,大人们也无可奈何。重要的是,之后我们去看电影他们也就不阻拦了。

一直到八十年代初,看电影是我和伙伴们不可或缺的事情。

后来,家家户户都有了电视机,电影院也日渐普及,看电视节目、看电影都成了平常事。(彭秀平,绥宁县作协会员)